

获美国爱伦·坡推理小说奖、星云奖、雨果文学奖、世界奇幻故事奖提名，畅销欧美 10 多个国家，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00 万册。

FU' ERMOSI  
XIAOMEI  
TAN' AN XILIE

# 福尔摩斯妹

探案系列  诡异的花束 

(美)南希·史宾格 著  
冯 军 郭艳红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美国爱伦·坡推理小说奖、星云奖、雨果文学奖、世界奇幻故事奖提名，畅销欧美 10 多个国家，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00 万册。



FU' ERMOSI  
XIAOMEI  
TAN' AN XILIE

# 福尔摩斯探案系列



## 诡异的花束



(美)南希·史宾格 著  
冯 军 郭艳红 译

著作权登记号:皖登字 121196 号

TITLE: THE CASE OF THE BIZARRE BOUQUETS

AUTHOR: NANCY SPRINGER

Copyright: ©2008 BY NANCY SPR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 NAGGAR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 2013 Anhui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中文简体字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小妹探案系列·诡异的花束 / (美) 南希·史宾格著; 冯军、郭艳红译.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97-5574-8

I. ①福… II. ①南… ②冯… ③郭…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6897 号

FU'ERMOSI XIAOMEI TAN'AN XILIE GUIYI DE HUASHU

福尔摩斯小妹探案系列·诡异的花束

(美)南希·史宾格 著

冯军 郭艳红 译

出版人: 张克文 策划: 杨康 责任编辑: 何军民 杨康  
责任校对: 江伟 责任印制: 田航 版权运作: 王利 古宏霞 芮嘉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yahoo.cn](mailto:ahse@yahoo.cn)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63533521(办公室) 6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5 字数: 85 千字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5574-8

定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1889年3月 .....	1
孤单的名字 .....	7
华生医生失踪了 .....	14
伪装用品商店 .....	21
美丽的艾文西沃 .....	29
华生夫人的客厅 .....	36
花给的信息 .....	45
寻找线索 .....	53
第二束花 .....	62
假鼻子和妈妈的信 .....	71

普莱特店 .....	80
走访报社 .....	89
普莱特的秘密 .....	97
惊险的逃跑 .....	106
离开普莱特 .....	116
住所解谜 .....	122
使命的召唤 .....	133
不错的结局 .....	141
1889年4月 .....	152





## 1889年3月

女看守想，疯子根本就不可能通情达理。不过，正是因为这样才说他们不是正常人吧。看着眼前这个新来的病人，如果他正常一点的话，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里，应该和其他人一起在空气清爽的院子里活动活动，这可是今年春季的第一个好天气。他应该跟着号令锻炼锻炼：起立！深呼吸！抬起眼睛，看看广阔的蓝天！齐步走！一二一，一二三四！那样对他还有些好处，但是他却……

“放我出去！”他喊了不止一百遍了，“我是个英国人！你们这样对待一个英国公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虽说他的声音充满愤怒，他却并没有骂粗话。不得不承认，即使他表现最差的时候，即使他和看守人打起来并

把那人打了个“熊猫眼”时，也没有说粗话。现在也没有，他只是在强烈地抗议：“放我出去，作为女王忠实的臣民，我要求行使我的权利！把我从这讨厌的棺材里放出去，听见没有？！”

“这不是棺材啊，基普索特先生。”女看守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她坐在一个并不舒适的木头椅子上，用自己的肥肉当坐垫，膝盖上放着织袜子的毛线，“也许头顶和地面有点像棺材，但你应该知道吧，棺材的侧面并没有栅栏——而这里能够让你呼吸，也能让我看到你没出什么事儿……”

“没出什么事儿？”这个男人躺在这个幽禁他的小盒子里，出乎意料地笑出声来。他的笑声吓了女看守一跳，让她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她皱皱眉，放下袜子，伸手去拿纸和笔。

“在这个地狱般的地方不出什么事儿？”这个男人在反常的尖厉笑声中喊道。

“你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不适，”女看守威严地说，“你躺在很干净的木板上，而且还可以自由活动。关在这木笼子里显然比穿束缚的衣服要舒服些。”

“木笼子！你们这么叫它的哈！”这个男人还在那里奇怪地笑着。女看守则紧紧地盯着他，知道自己必须看



牢他。这个男人身材粗胖，却出乎意料地敏捷和聪明，有一次他试图逃走，差一点儿就跑到篱笆那里了。

在基普索特先生刚刚启用的病历记录本中，她写下日期和时间，然后做了如下记录：病人明显歇斯底里地大笑。前面的记录显示，基普索特先生在他的东西被拿走时曾拼命挣扎，拒绝穿上灰色的羊毛制服；还有他干净整洁，身体没有任何残缺，显得很正常，并使用手帕。

“一个剥夺我自由的木笼子？”男子令人不安的笑声慢慢平静下来。他是一个长得还算帅气的中年男子，有点军人气质。他用手指捋着自己的胡子，似乎是要镇静一下，或是在思考：“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放我出去？”

“在医生给你检查之后。”在给他服过第一次镇静剂之后，女看守感觉放心多了。庇护所的医生自己也嗜饮鸦片酒之类的东西，因此对这里的病人除了使用药物之外，基本上懒得再费其他心思。

“医生？我就是医生！”这个新进来的精神病人又开始大笑起来。

女看守又写道：还是坚持他自己是医生的幻想。然后她把病历记录本放在一旁，重新拿起袜子织起来。织袜子很烦人，特别是织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既然嫁给了一个精神病院院长，就不得不忍受这些事情，手头总是



有忙不完的事儿，永远别想安静一分钟或者去散散步、看看报纸。

那时，护士们和病人一样需要监管，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影响力还没扩散到这里，能找到的人手总是有点儿恶习，最常见的就是酗酒，仅仅只是没有文化的护士已经算是最好的了。

女看守叹了口气，她努力想织好袜子，同时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回答：“医生？这怎么可能，基普索特先生。你的人院材料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你是个店铺老板。”

“我不叫基普索特！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为什么这个鬼地方就没人能听懂我的话，我被关到这里来纯粹是个荒唐的误会！”

女看守感到这个男人正从他躺着的地方看她，有些疲倦地微笑了一下：“以我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基普索特先生，病人们总是说我们搞错了，但我们从来没搞错过。”想想吧，既然收了人家一大笔钱，怎么可能搞错过呢？“就拿像你这样的先生来说，有几个来这里的时候还说自己是拿破仑呢，这个都见怪不怪了，还有过说自己是阿尔伯特亲王、沃尔特·德雷克先生，我们这里甚至还有过一个威廉·莎士比亚呢……”

“我说的都是实情！”



“……而这些可怜的精神病人有些终于治愈了，”女看守不理睬男人的话，继续说道，“不过有些现在还住在这里面。你希望这样吗，基普索特先生？后半辈子都待在这里面？”

“我不叫基普索特！我叫华生！”即使通过栅栏，她也能看到他气得胡子都在发抖。

女看守带着一种友好而怪异的语气反驳：“我们另一间病房里就有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呢，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为你做个担保。”

“你真是疯了！告诉你，我叫约翰·华生，是个医学博士和作家！你只需要给伦敦警察局打个电话……”

女看守带有一种不屑的表情：电话？说的好像这个地方有人见过或用过这种新潮玩意儿似的，给伦敦警察局打电话？妄想症又来了。

“……让雷斯垂德警探接电话，他能证明我的身份……”

“胡话连篇，”女看守嘟囔着，“真是无稽之谈！”难道他真的以为院长会去调查，然后退回一大笔钱并把他放走吗？这个男人看来是真疯了，“嘘，别闹了啊！”她有点担心，说话的语气就像哄孩子一样，因为像这样情绪激动时间太长的话，很可能会导致脑膜炎的。基普索特先

生已经被送进来两天了，可还是像刚来时那样乱喊乱叫，看来真是病得不轻啊！女看守管理过很多精神病人，但她格外为这个男人感到难过，因为在精神状态正常的情况下，他似乎是个非常不错的男人。



## 孤单的名字

要给自己起个新名字还真不容易，我甚至觉得比给一个新生儿起名还要难一些，因为我们对自己比较了解，而对刚刚降生的婴儿则一无所知。一定是什么艺术家的奇思怪想才让妈妈给我起名叫 Enola(艾诺拉)，这个英文单词倒过来写，就成了 alone，那就是“孤单”的意思啊。

不要想妈妈。

虽说我脸上的大块瘀青已经淡下去了，但我心里的伤痛却依然存在，因此，在 1889 年 3 月初的某个晴朗的一天，我待在自己的住处，手里拿着纸和笔，坐在打开的窗户前，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东区大街（经过这样一个漫长的冬天，在伦敦，略微有点清新的空气也让人感觉

真好啊)。下面的景色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大群待屠宰的绵羊正在拥挤地经过街道，煤车、驴车和小贩的小推车等车辆都停下来等着；我几乎可以听到车夫们互相用最难听的话咒骂着；身穿红色上衣的征兵人员和其他游手好闲的人们在旁边看着，挤眉弄眼地笑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正领着一个盲乞丐试图穿过拥挤的街道；流浪儿爬到灯柱上去看，披着脏乎乎披肩的女人们则急匆匆地去忙自己的事情。

这些生活在且贫民区劳累过度的女人们可不像我这样无处可去，她们来来往往，各有各的目的地。

我低头看看膝盖上放着的纸张，发现自己在上面写了“艾诺拉·福尔摩斯”几个字。

我急忙狠狠划去自己的名字，现在我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名字。要知道，我可不能让哥哥迈克罗弗特和夏洛克找到我，他们只想管束我，让我上声乐课和学各种无用的东西，好把我变成一个上流社会的装饰品。从法律上来讲，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可以强迫我去上寄宿学校，去女修道院，去孤儿院，去女子瓷画学院……去他们选中的任何地方。从法律上来讲，长子迈克罗弗特甚至可以把我终身关在一个精神病院里。而这种监禁只需要两个医生的签名，一个检查身体的医生，另一个就是



某个迫切需要钱的治疗“精神病”的医生。这两个签名，再加上迈克罗弗特自己的签名就足以剥夺我的自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想没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

我又写了个“艾薇·莫斯尔”。

这是我在六个月的独自逃亡期间所使用的名字。“艾薇”是英文“常春藤”的音译，在花语中常春藤代表忠诚；“莫斯尔”来自“福尔摩斯”（福尔 - 摩斯，摩斯 - 福尔，莫斯尔），我很喜欢这个名字，真希望能继续使用它，但我发现夏洛克已经知道我通过报纸的个人启事栏目和妈妈通信时使用的就是“艾薇”这个名字，这让我很担心。

唉，我那聪明过人的哥哥夏洛克到底还知道些什么与我有关的信息？与胖胖的、冷漠的迈克罗弗特不一样的是，他正在到处找我呢。在我们如此不寻常的交往过程中，他到底还了解到些什么？

我继续写下去：

他知道我长得像他，  
他知道我会爬树，  
他知道我会骑自行车，  
他知道我曾经假扮成一个寡妇，

他知道我曾经假扮成一个卖抹布的穷女人，  
他知道我曾经假扮成一个修女，  
他知道我给穷人送食物和毛毯，  
他知道我束胸衣里有一把匕首，  
他知道我已经找到了两个失踪的人，  
他知道我协助警察抓住了两个坏蛋，  
他知道我两次进入他在贝克大街的住处，  
他知道我用“艾薇”这个名字。

而且，应该假定他现在已经从华生医生那里得知，有个叫“艾薇·莫斯尔”的年轻女子在世界上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科学占卜师那里工作。

想到最后这一点，我忍不住叹了口气，虽说我只见过华生医生三次，我却非常喜欢他。第一次见华生医生是他为夏洛克·福尔摩斯来咨询的时候；第二次是我去问他一个问题，却遇上自己头痛，他给我服了一点安神药；第三次则是我把一个受了伤的小姐扔给他照料。华生医生正是勇敢、强壮的英国绅士的缩影，时时刻刻准备向他人伸出援手。我非常喜欢他，几乎像喜欢我哥哥夏洛克那样喜欢他。虽说我对哥哥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华生医生为他的朋友——我的哥哥所写的畅销书，我像



其他英国人一样贪婪地阅读着这些书，但不管怎么说，我的确很崇拜和爱慕夏洛克。

为什么？为什么我喜欢、我在意的那些人却总想要毁掉我？

我叹了口气，抿紧了嘴唇，使劲在“艾薇·莫斯尔”这个名字上划了几道粗粗的铅笔线。

那我该用什么名字呢？

让我烦恼的不仅是需要取一个新名字，还有下一步我该怎么办、该以什么身份出现这个大问题。下一步我该把自己隐藏在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背后？一个平淡无奇的常见名字，玛丽或苏珊？太无聊了，但象征回忆的迷迭香，或象征内在美和美德的紫罗兰这些我喜欢的花名都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因为夏洛克知道妈妈和我之间使用的代码。

当然我有贵族化的中间名，我的全名是艾诺拉·奥多利亚·哈达萨·福尔摩斯，但我也不能使用自己的某个中间名。听听我名字各个部分第一个字连起来是什么感觉吧：唉哦哈，一声叹息，倒正是我现在的感觉；哈达萨是我父亲已故妹妹的名字，夏洛克毫无疑问会立刻辨认出来；而奥多利亚则是我母亲的教名，更行不通了。

况且我也并不愿意跟随母亲的风格。



或者我其实愿意？

“真烦人，真烦人！”我烦躁地嘟囔着，写了个“Viol-etVernet”。

Vernet(弗奈特)是我母亲的娘家姓，夏洛克也一定能马上认出来。但如果我倒过来呢？

Tenrev

简直是个四不像嘛，我把字母稍微变变？

Netver，

Never(永不)，

Every(每个)，

Ever(永远)永远什么呢？

Everalone 永远孤单？

Everforlorn 永远凄凉？

不，永远反抗，我厉声告诫自己。永远做我自己，一个反抗者、一个梦想者、一个占卜师、一个寻找走失者的人。我突然想到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要获得报纸上没有刊发的消息，我应该试着在弗利特街的报社谋个职位……

无巧不成书，我正想着呢，就听到了房东特百太太迈着乌龟一样的步伐走上楼梯。“报纸，莫斯尔小姐！”她人还没完全上楼来就大声喊了起来。特百太太聋得像个大头萝卜，因此总是不自觉地大声说话。